

忠武錄



忠武錄卷第二

傳

蜀志

陳壽晉著作佐郎

諸葛亮字孔明琅邪人漢諸葛豐之後亮躬耕隴畝
好為梁父吟家于南陽鄧縣號曰隆中身長八尺每
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徐庶元直與亮
友善謂為信然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謂先主曰諸葛
孔明卧龍也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將軍宜枉駕顧
之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曰屏人曰漢命傾頽奸
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計將安出

亮曰董卓已來豪傑並起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亦人謀也今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啻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殆天所以資將軍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目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庶國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

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脩政理天下有變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自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劉表卒表子琮聞曹公來征遣使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其衆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為曹公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啻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請從此別乃詣曹公先主至夏

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亮說權曰曹操之衆遠來疲弊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兵法忌之今將軍誠能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權遣周瑜程普魯肅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公曹公敗于赤壁引軍歸鄴先主隨叔江南以亮為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建安十六年與先主圍劉璋於成都足食足兵二十六年郡下勸先主稱尊號先主未許亮曰昔吳漢耿弇勸世祖即帝位世祖辭讓耿純曰天下英

雄喁喁有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世祖諾之今士大夫隨大王亦如純言先主於是即帝位榮亮為丞相錄尚書事復領司隸校尉章武元年先主病篤召亮屬以後事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敕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南中諸郡皆叛亮以新遭大喪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吳因結和親遂為與國三年春亮南征乃治戎講武以候

大舉五年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今天下三分益州
疲弊宜開張聖聽恢弘志士之氣宮中府中俱為一
躰陟罰臧否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郭攸之費禕董
允志慮忠純愚以為宮中之事悉以咨之能裨補闕
漏有所廣益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愚以為營中
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人
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
所以傾頹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
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咨以當
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受任於敗軍之

際奉命於危難之中二十一年矣受命以來五月渡
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
定中原興復漢室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
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
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
告先帝之靈遂行屯于沔陽六年揚聲由斜谷道取
郿使趙雲鄧艾為疑軍魏曹真舉眾拒之亮身率諸
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
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魏明帝西鎮長安命張
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于街亭謖遠

亮節度舉動失宜為郤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戮謾以謝衆冬復出散關圍陳倉糧盡而還魏將王雙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七年亮追陳戒攻武都陰平魏郭淮率衆欲擊戒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糧盡退軍與魏張郃戰射殺郃十三年春亮率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糧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己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疾卒于軍年五十四歲及軍退宣王按行其營

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謚忠武侯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亮長於巧思損益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詔立廟於沔陽子瞻嗣爵

臣壽等言故蜀丞相亮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外連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吏不容奸人懷自勵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也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包括四海退欲跨臨邊疆震蕩宇內用兵不戢

屢擢其武然亮才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幹
優於將略而與對敵或值人傑加衆寡不侔攻守異
躰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
王子城父皆付己之長未能兼有亮之器能政理抑
亦膏肓之亞匹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
陵遲大義未及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亮率
衆出武功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至今梁益之民咨
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
無以遠譬也亮言教書奏多可觀別為一集凡二十
四篇論者或恠其文采不艷而過於丁寧周至所以

為咎繇大賢周公聖人考之尚書咎繇之謀略而雅
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讓周公與群
下矢誓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遠
也然而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于文墨
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

評曰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
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
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飭者
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
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

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勸戒明也
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衆未能
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

諸葛瞻字思遠亮與兄瑾書曰瞻八歲而聰慧可愛
兼其早成恐不為重器屢遷尚書僕射瞻工書畫彊
識見蜀人追思亮咸愛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
事雖非瞻所建倡百姓皆傳相告曰葛侯所為也美
聲溢譽有過其實魏鄧艾伐蜀遣書誘瞻曰若降表
為琅邪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死
于寶曰瞻雖智不足以拒敵而能外不負國內不改

父之志忠孝存焉

漢丞相諸葛武侯傳

張枋

宋右文殿修撰
謚曰宣

諸葛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蚤孤從父玄依劉表亮
從玄來荊州玄死遂家于南陽隆中幼與潁川徐庶
元直及石廣元孟公威游學三人務為精熟亮獨觀
其大畧每晨夜從容抱膝長嘯而謂三子曰卿等可
至郡守刺史也問其所志但笑而不言公威念鄉欲
還亮曰中國饒士大夫遨遊何必故鄉邪稍長躬耕
隴畝好為梁父吟時人莫測也惟與庶及博陵崔州
平友善而重龐德公每獨拜林下而德公亦稱之為

卧龍沔南名士黃承彥謂亮聞君擇婦身有醜女才
堪相配亮許即載送之時人為之諺曰莫學孔明擇
婦止得阿承醜女建安十二年左將軍豫州牧劉玄
德來荊州訪世事於襄陽司馬德操德操曰腐儒俗
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
雛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見左將軍於
新野左將軍器重之庶曰諸葛孔明者卧龍也將軍
豈願見之乎左將軍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
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左將軍遂詣亮凡三
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

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識淺短遂用猖
獗至于今日然志則不已也君謂計將安出亮曰自
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
於袁紹則名微而眾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非
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擁百萬之眾挾天子而令
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
險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
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
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
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

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脩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不箪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伯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左將軍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左將軍曰孤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亮時年二十七劉表愛少子琮長子琦不自安問亮以計亮不對他日獨與升

高樓撤梯而後問之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感悟求出守江夏明年表卒琮立會曹操南侵琮遣使迎降而不以告操兵至宛左將軍始聞之亮說左將軍曰攻琮荊州可有也左將軍不忍乃引去荆人多歸之衆至十餘萬操引精騎急追及於長坂左將軍棄妻子獨與亮等數十騎走至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兵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共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

武故豫州遁迹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接兵東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仰慕若水之歸海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為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

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勢耳非心服也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彊鼎足之形成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左將軍併力拒操遂破操於赤壁左將軍南征收江南以亮為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

郡調賦稅以充軍實群下推左將軍為荊州牧治公安孫權來請結好左將軍欲往見之亮以為不可左將軍固往至則周瑜果請留之權不從左將軍既歸歎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畧同如此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左將軍亮關羽等留守荊璋命左將軍擊張魯十七年返兵擊璋十八年圍雒亮與張飛趙雲等沂江定白帝江州江陽十九年與左將軍會圍成都成都平左將軍領益州牧以亮為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於是並用群才凡劉璋所嘗授任及其婚姻與所排擯忌恨悉別其器能處以顯任有志

之士無不競勸亮佐益州政尚嚴法正謂亮曰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宜緩刑弛禁以慰新附亮曰秦政苛急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闇弱自是以來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禁禁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著矣左將軍領兵向漢中亮鎮守成都是食足兵左將軍嘗急調兵亮以問蜀部從事楊洪洪曰漢中益之咽喉今日

忠義卷二
十一
之事男子當戰女子當運調兵何疑亮乃表洪為蜀
郡太守調度皆辦亮用人惟其才能不論資歷先後
洪初為李平功曹及平遷掾為守洪已為蜀郡洪門
下書佐何祗有才智舉郡吏數年授守廣漢時洪猶
在蜀郡也西土皆服亮能盡時人器用類如此二十
一年曹操為魏王二十二年操建天子旌旗出警入
蹕二十四年左將軍敗操兵於漢中亮帥群下上左
將軍為漢中王表聞漢帝時孫權稱藩於操遂罷故
關羽取荊州二十五年亮勸漢中王誅劉封封本寇
氏之子王至荊州以未有繼嗣育而子之後與孟達

守上庸關羽呼封達自助不肯往後與達忿爭達叛
降魏封破敗還成都亮以封凶猛易世之後終難制
御故勸王正其罪而誅之是歲冬曹丕篡立改元黃
初明年傳聞漢帝被弒漢中王發喪制服群下請稱
尊號王未許亮曰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
裔紹世而起乃其宜也王從之夏四月丙午即皇帝
位改元章武以亮為丞相錄尚書事假節策曰朕遭
家不造奉天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康寧思靖百姓懼
未能綏於戲丞相亮其悉朕意無怠輔朕之關助宣
重光以昭明天下君其勗哉於是置百官立宗廟祫

祭高皇帝以下皆亮實左右之是歲秋帝忿關羽之
敗帥諸軍伐吳以報怨亮留守成都明年春亮聞帝
兵敗還永安歎曰使法孝直在必能諫上不東行也
帝不豫二年春召亮會永安亮至永安四月病篤謂
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嗣子可輔
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
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帝又為詔戒敕其子且
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帝崩亮得遺詔太子即
位于成都改元建興封亮武鄉侯領益州牧事無巨
細皆決於亮亮發教群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慮廣

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關損失違覆而得中
猶棄敝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
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平反未
相啓者苟能慕元直之什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
則亮可以少過矣又曰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
直勤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
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
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幼宰名和嘗與
亮同署左將軍府事偉度亮主簿胡濟也自昭烈駐
永安吳人懼有後害復來請和會昭烈崩亮方慮恐

權有異計尚書鄧芝見亮曰主上幼弱新立宜遣大
使往申吳好亮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始得
之芝問誰亮曰即使君也白遣芝往孫權悅通好如
初亮引一時名士如蔣琬張裔等皆入丞相幕府又
妙簡舊德使佐益州於是以秦宓為別駕王梁為功
曹杜微為主簿譙周為勸學從事皆行義素著鄉里
敬慕之杜微者節尤高自先主定蜀微常稱病辭閉
戶不出及亮辟置舉而致之既至力求去亮於座與
書曰曹丕篡弒自立是猶土龍芻狗之有名也欲與
群賢因其邪偽以正道滅之丕方大興勞役以向吳

楚今因丕多務且閉境勸農育養民物並治甲兵以
待其挫然後伐之可使兵不戰民不勞而天下定也
君但當以德輔時不責君軍事何為汲汲求去微乃
留亮更薦為諫議大夫先是益州郡渠帥雍闓救太
守而附吳吳以闓為永昌太守永昌功曹呂凱府丞
王伉率吏士閉境拒守闓不能進使郡人孟獲誘扇
諸夷牂牁太守朱褒越雋夷王高定皆應闓亮以新
遭大喪亦撫而未討閉關息民勸農殖穀魏司徒華
歆等抵亮諷使稱藩亮不報書作正議以示人其大
略曰昔世祖創迹舊基奮羸卒數千摧奔彊旅四十

萬於昆陽之郊據道討淫不在衆寡軍誠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內而況以數十萬之衆據正道而臨有罪可得而干擬哉三年春始率衆南征四郡詔賜金鈇鉞一具曲蓋一前後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賁六十人亮至南首表呂凱王伉執忠守義拜凱雲南太守伉永昌太守並封亭侯進兵越雋所在戰捷遂斬雍闓高定惟孟獲收闔餘衆以拒獲素為夷漢所服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觀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曰向不知虛實故敗今直易勝耳亮笑而縱之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

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四郡皆平即其渠帥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如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必生患又吏累有廢殺之罪自知釁重留外人終不相信今吾欲不留兵運糧而紀綱粗定夷漢粗安不亦可乎迺悉收其豪傑孟獲等以為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終亮世夷不復反十二月亮還至成都治戎講武以候大舉方是時田疇辟倉廩實法度脩立軍旅整理工械技巧物究其極吏不容姦人懷自厲疆不侵弱朝

會不譁道不拾遺亦無醉人其餘力所及官府次舍
橋梁道路無不繕理五年三月亮統諸軍將北駐漢
中帝下詔曰朕聞天地之道福仁而禍淫善積者昌
惡積者喪古今常數也是以湯武脩德而王桀紂極
暴而亡曩者漢祚中微網漏凶慝董卓造難震蕩京
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內懷無君之心子丕孤豎敢
尋亂階盜據神器更姓改物世濟其凶當此之時皇
極幽昧天下無主則我帝命隕越于下昭烈皇帝軀
明睿之德光續文武應乾坤之運出身平難經營四
方人鬼同謀百姓與能兆民欣戴建位易號丕承天

序補弊興衰存復祖業誕膺皇綱不墜于地萬國未
靜光世遐殂朕以幼冲繼統鴻基未習保傅之訓而
嬰祖宗之重六和壅否社稷不建永惟所以念在匡
救光載前緒未有攸濟朕甚懼焉是以夙興夜寐不
敢自逸每崇菲薄以益國用勸分務穡以阜民財授
方任能以參其聽斷私降意以養將士欲奮劍長驅
指討凶逆未旗未舉而不復殞喪斯所謂不然我薪
而自焚也殘類餘醜又支天禍恣睢河洛阻兵未弭
諸葛丞相弘毅忠壯忘身憂國先帝託以天下以勗
朕躬今授之以旌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步

騎二十萬衆董督元戎恭行天罰除患寧亂克復舊
都在此行也昔項籍總一疆衆跨州兼土所務者大
然卒敗垓下死於東城宗族如焚為笑千載皆不以
義陵上虐下故也今賊效尤天人所怨奉時宜速庶
憑炎精祖宗威靈相助之福所向必克吳王孫權同
卹災患潛軍合謀掎角其後涼州諸國王各遣月支
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餘人詣受節度大軍北
出便欲率將兵馬奮戈先驅天命既集人事又至師
貞勢并必無敵矣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且義
莫敢抗也故鳴條之役兵不血刃牧野之師商人倒

戈今旌麾首路其所經至亦不欲窮兵黷武有能棄
邪從正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國有常典封寵小大各
有品限及魏之宗族枝葉中外有能規利害審順逆
之數未詣降者皆原除之昔輔果絕親於智氏而蒙
全宗之福此前世之明驗也若其沉迷不返將助亂
人不式王命戮及妻孥罔有攸赦廣宣恩威誅其元
帥弔其殘民他如詔書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使稱
朕意焉亮命張裔參軍蔣琬留統府事辟尹默未敏
為軍祭酒霍弋姚仲等皆入幕府並進文武之士亮
稱之曰忠益者莫大於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

姚掾並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顏諸掾
各舉此事長水校尉廖立見亮舉師對蔣琬等以為
不然且誹謗先帝訾毀衆臣亮奏以為亂政廢為庶
民徙汶山亮以帝富於春秋忠邪難辯深惟根本至
計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
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
不懈於內忠正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
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
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
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

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
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
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
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
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
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
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
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
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
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

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端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
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
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
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
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
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迹未二十有一年矣先
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
憂慮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
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
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

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
言則攸之禘允之任也願陛下付臣以討賊興復之
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禘允之
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咨評善道察納雅
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
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於沔陽亮以轉漕回遠使子
濞親帥諸將子弟轉運於谷中孟達既北赴魏有李
鴻者降蜀為亮言叛人王冲見達稱明公切齒於達
欲收其妻子者達曰諸葛公見願有本未必不爾亮
復以書遺達令自投達欲舉新城郡歸蜀亮至漢中

達每通其情會魏司馬懿覺引兵誅達六年正月亮
在漢中欲出兵攻魏與群下謀之丞相司馬懿延曰
魏夏侯懋少主婿也怯而無謀願假延精兵五千負
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
十日可至長安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
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成陽以西可定也
亮以為不如從坦道平取為正不用延計揚聲由斜
谷取郿使將軍趙雲為疑兵據箕谷魏遣曹真都督
關右軍郿亮身率大眾攻祁山戎陣整齊號令明肅
南安天水安定三郡應亮魏朝恐懼關中震響群臣

莫知計所出魏主叡如長安命將軍張郃督馬步五
萬拒亮初越僑太守馬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亮深
加器異及攻南方謖為亮言攻心為上卒如其計昭
烈臨終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亮以為不
然以謖為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及出軍祁山
謖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于街亭遠亮節度舉措煩
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裨將王平連規諫不用遂大
為郃所敗士卒離散獨平將千人自持収合諸營遺
棄而還亮屯去謖數里徐行引退拔西縣千餘家歸
漢中収謖下獄戮以謝衆為之流涕自臨祭待其遺

孤若平生，蔣琬後詣漢中，問亮天下未定，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計賊？邪？亮又誅將軍張休、李盛、奪裨軍黃龍等兵。是時趙雲等亦敗於箕谷，不至重傷。貶雲位號，旌賞王平，加拜參軍，統五部，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上疏自劾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郵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替厥咎。詔以亮為右將

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亮之出師，衆總五萬，或勸亮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為所破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以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驕，足而待矣。於是考微勞，甄壯烈，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為後圖。戒士簡練，民忘其敗矣。亮之出祁山，天水功曹姜維降亮，以其敏於軍事，心存漢室，辟為室掾，使典軍事。平三郡有功，封亭侯。是歲十一月，亮以孫權破

曹休魏兵東下上疏曰先帝深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賊才弱敵彊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不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願王業不可得偏全於蜀郡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

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勢鬪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偏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時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害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况臣驚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

期年耳然喪趙雲陽群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
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實叟青羌散
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
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
何以啻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
息則坐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蚤啻之欲以一州之
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
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
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
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梯歸

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
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遂出
散關急攻陳倉魏遣曹真救陳倉張郃繼之會亮糧
盡引去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七年
春亮遣將軍陳戒攻武都陰平二郡魏雍州刺史郭
淮引兵救之亮次建成淮退遁遂拔二郡蜀人皆以
賀亮亮愀然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國家威力未舉
使百姓困於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
賀能無愧乎詔策亮曰街亭之敗咎由馬謖而君引
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順聽所守前年耀師馘斬王

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氏羌興復二郡威震凶
暴功勳顯然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
國之重而久自抑損非所以光揚洪烈也今復君丞
相君其勿辭夏吳孫權僭稱尊號其群臣以並尊二
帝未告議者以為交之無益名軀弗順宜顯明正義
絕其盟好亮獨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畧
其釁情者求掎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讎我必深使
將移兵東戍與之角力湏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
尚多將相輯睦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湏老
使北賊得計非筭之上者孝文卑詞匈奴先帝復與

吳盟皆應權通變弘思遠益非匹夫之為分者也今
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滿無上
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勢不侔故限江
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
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高當分裂其土以為後
規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
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得
盡西此之為利亦已深矣權僭之罪未宜明也乃遣
衛尉陳震往賀權權約中分天下冬亮徙府營於南
山下原山築漢城於沔陽築樂城於成固八年夏魏

使大司馬曹真由斜谷率諸將數道並進大將軍司馬懿泝漢水由西域與真會秋亮次成固赤坂以待之召前將軍李平將兵二萬赴漢中表平子豐為江州都督典平後事會天大雨餘月棧道斷絕魏主叡令真等引師退亮使司馬懿延西入羌中大破魏將費瑄郭淮于陽谿是歲亮遷蔣琬為長史亮數出外琬在成都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云公琰託志忠雅將與吾共贊王業者九年二月亮復出祁山以木牛流馬及連弩皆亮所制也亮圍祁山招鮮卑軻比能比能至比地石城應亮魏曹真有疾魏主叡謂

司馬懿曰西方事重非君莫可付者使西屯長安替張郃費曜戴陵郭淮等以禦之三月懿使曜陵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衆悉出救祁山亮分兵留攻而自逆懿於上邽淮曜等徼亮亮破之因大芟其麥與懿遇於上邽東懿歛兵依險兵不敢交亮引還懿隨亮至鹵城又登山掘營不肯戰其下謂懿曰公畏蜀如虎柰天下笑何皆請戰懿病之五月使郃攻無當監何平於南圍自案中道向亮時蜀兵更下者十二魏軍始陣番兵適交叅佐俱言賊衆彊盛宜權留更卒張助聲勢亮曰吾統武行師大信為本得原失信古

人所惜更者束裝以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日雖臨征
難義不廢也督遣令行於是去者願留一戰止者憤
踊思致死命使魏延高翔吳班與懿戰大破之獲甲
首三千級懿走保營六月亮以糧盡退師懿使張郃
嚴攻至木門亮與戰又敗之射救郃八月廢中都護
李平徙梓潼郡方亮在祁山平掌運事值天霖雨糧
運不繼平遣叅軍報亮未還亮承以退平聞軍退乃
更陽驚曰軍糧饒足何以便歸又表帝謂軍偽退以
誘賊亮出其前後手書筆跡本末平頓首謝罪於是
亮表平罪惡曰今篡賊未滅社稷多難國事惟和可

以克捷不可包含以危大業遂廢徙焉平子豐時為
亮幕府叅軍亮與書曰吾與君父子戮力以將漢室
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啻中乖若都護思負一意
君推心從事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初平嘗與亮勸
受錫進爵亮報之曰吾本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
極人臣祿賜百億討賊未効知己未答而方寵齊晉
坐自貴大豈其義乎若滅魏斬叡帝還故居與諸子
並升可也亮自是歲冬以連年出師息民休士益勸
農辰講武運米集斜谷邸閣三年而後用之亮用兵出
入如賓踐敵境而芻蕘者不止師止如山進退如風

出征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雖數萬之衆而所興造若數十萬之功所至營壘井竈圍溷藩籬障塞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發教軍事文彩不豔過於丁寧而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於文墨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省覽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顯直入諫以為疲神碎務亮謝之及顯死為之泣涕三日十二年二月亮悉大衆十萬由斜谷出始以流馬運遣使約吳同時大舉四月至郿軍于渭水南據武功五丈原司馬懿渡渭背水為壘以拒亮亮每患糧運不繼使己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

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按堵軍無私焉亮數挑戰懿不敢出亮遣遺巾幘懿患之上表請戰魏主叡使辛毗杖節為軍師以制之亮謂其下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相持百餘日會秋亮有疾日侵密表帝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蔣琬時帝亦遣尚書僕射李福省侍因諮以國家大計別去數日復還亮曰知君還意近言語雖弥日有所不盡更未求決耳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復請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問其次亮不答文偉即費禕也初

琬為廣都長昭烈嘗奄至廣都琬眾事不治且復沈
醉昭烈大怒將加戮亮曰琬社稷之器非百里才其
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事備飭願加察乃解禱為黃門
侍郎亮南征還群僚迎謁於數十里外年位多在禱
右者而亮特命禱同載眾皆易觀至是又並稱之後
相繼總政事皆稱賢相云八月亮疾病授長史楊儀
司馬費禱護軍姜維等退師節度有星墜於營中亮
薨年五十四長史楊儀等整軍而出人往告懿懿勒
兵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北者懿復引退
不敢逼儀得結陣去入谷而後發哀秦人為之諺曰

死諸葛走生仲達懿按行亮營壘歎曰天下奇才也
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為墳冢足容棺斂以時
服不須噐物詔策曰惟君躰資文武明睿篤誠受遺
託孤匡輔朕躬繼絕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
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泰伊周
之巨勲如何不弔事臨垂克遘疾殞喪朕用傷悼肝
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紀行命謚所以光昭將未刊載
不朽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謚君忠武侯初亮自
表帝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
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別無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

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
外有贏財以負陛下訖如其言亮為相十四年昭烈
及後主即位總兩赦或言大惜赦者亮曰治世以大
德不以小惠若劉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補於
治亮所廢李平常冀得自補復聞亮薨策後人不能
發憤死廖立亦垂涕歎曰吾終為左衽矣亮既沒吏
民歌思不忘多請為亮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
因時節私祭之於道踞言事者或以為可聽立廟成
都後主不聽步兵校尉習隆等表曰亮德範迥邈勲
蓋季世興王室之不壞實斯人是賴而丞嘗止於私

門廟貌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
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典
建之京師又偏宗廟此聖懷所以為疑也臣愚以為
宜因近其墓立之於沔陽使所親屬以時賜祭凡其
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崇正禮於
是始後之時亮薨一卜有八年矣亮作八務七戒六
恐五懼皆有條章以訓厲臣子晉著作佐郎陳壽定
著亮文集凡二十四篇開府作牧權制計筭南征北
出綜覈訓厲貴和傳運軍令法檢兵要等皆名篇之
目又作八陣圖蓋黃帝太公丘井法人莫曉也亮駕

馭諸將曲盡其情昭烈嘗令黃忠為後將軍亮曰忠名望素非關馬之倫今遽令同列馬超張飛親見其功尚可喻旨羽遙聞之將不悅昭烈不聽項之策羽為前將軍羽果大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費詩說之始拜命魏延楊儀皆小人之難養者且不相能然延驍勇善撫士儀有幹用亮使儀當勞劇延冒險阻皆受命捐軀不敢辭難及亮沒乃舉兵相害以死亮長史張裔嘗稱亮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所以僉忘其身也陳壽評曰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

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經載十二而年名不易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表臨稱之曰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樊建稱之曰聞惡必改而不矜過賞罰之信足感神明亮子瞻嗣爵

廣漢郡張棧曰三代表衰五伯起而功利之說盈天下謀國者不復知正義明道之為貴三老董公獨得宏

綱以告漢高帝惜高帝猶未能盡其用也武侯當漢
祚之季乃能執其機而用之其言曰漢賊不兩立臣
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
逆睹嗚呼此夏少康四十年經營宗祀而卒以配天
之本心也若侯者可謂有正大之軀矣自幼讀書獨
觀大畧晨夜從容抱膝長嘯其胸中所見豈淺識所
能窺哉高卧隆中不求聞達蓋將終身焉昭烈漢室
之胄也而三顧之於草廬名義既正好賢之意又篤
安得不以身許之昭烈與侯相周旋一以道義而忘
勢受遺之際君臣肝膽相照無纖芥形迹何其盛歟

侯恢復規摹先務為根本之計方建興初務農訓兵
內治國事國事既定北向致討軍旅將發惓惓之憂
實在後主拜表納忠反復曲折專以宮中府中之事
為言且陳親賢臣遠小人之義薦郭攸之等使在左
右一篇之中三四致意焉而其終章尤為切至侯之
慮抑深且遠矣即侯行事而觀之絕姑息之私意本
常理之大公如明鏡洞然四達其間過惟恐不及見
善若出諸己用人各盡其器能至或有罪雖入幕上
賓如馬謖流涕斬之而弗釋也故李平廖立既被廢
放沒齒懷德蓋侯於斯世所欲不存焉娶婦沔陽惟

賢是取人之訕笑不復顧也身都將相三十年間家
之所有僅足子弟衣食之奉及其既沒內無餘帛外
無贏財視天下無一足以動乎中者其正大之軀豈
不具哉侯之事後主小心恭恪一國之柄舉出其手
而人不知其為權彼懷姦稔逆竊竊窺人宗祀者雨
雪見覲而誰侯敵哉侯之規摹至使耕者雜於渭濱
而軍無私焉輿畜之復已恢恢然在目不幸薨
謝匪大數然歟或謂侯勸昭烈取荊州為不義不知
劉琮既已迎降於操則荊州固魏之荊州矣于以取
之豈不正乎惜昭烈之失此機也又或謂魏延之策

惜侯不用不知夫天將昌漢以侯之舉措掃擒亂賊
直餘事耳行險僥倖非侯志也嗚呼秦漢以來士狃
於戰國之餘習張子房為拔出者而猶未免乎雜以
伯術若侯真豪傑之士無文王猶興者邪然使侯得
游於洙泗之門講學以終之則其所至又非予所知
也予每恨陳壽私且陋凡侯經略次第與夫燭微消
患治國用人馭軍行師之要悉闕而不章幸雜見於
他傳及裴松之所註因哀而集之不敢飭辭以忘其
實其妄載非實者則刪之庶幾讀者可以得侯之心
近世鉅公作史書編年乃以魏年統接漢獻之統故

其所書名不正而言不順予謂獻帝雖廢而昭烈以正義立於蜀武侯輔之漢統未墜地也要盡後主末年始係魏年號為正始侯在隆中傳稱以管樂自許予謂侯蓋師慕王者之佐其步趨則然豈與管樂同在功利之域者哉意其傳者之誤故不復云

予既作侯傳以示新安朱元晦元晦以予不當不載以管樂自許事謂侯為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之書及勅昭烈取荆益以成伯業可見其所學未免乎駁雜其說亦美矣而予意有未盡者侯之所不足者學也予固謂使侯得游於洙泗之門講學以終之則所

至又非予所知不無深意矣然侯胸中所存誠非三代以下人物可睥睨豈管樂之流哉時有萬變而事有大綱大綱正則其變可得而理方曹氏篡竊之際孰為天下之大綱乎其惟誅賊以復漢室而已侯既以身從帝室之英胄不顧疆弱之勢允執此綱終始不渝管樂其能識之乎使侯當齊桓之時必能率天下明尊王之義協相王室期復西周其肯務自富其國而忘天下之大訓乎使侯當燕昭之時必能正名定國撫其民人為天吏而討有罪以一天下之心其肯趨一時之近效志在土地珍寶而自以為功莫大

乎是其心度與侯絕相遼邈故不欲書以感觀聽按
本塞源之意也予讀出師表見侯所以告後主一本
於正其所以望其君者殊非刻核陰謀之說故於手
寫申韓管書之事亦疑之疑則可闕也侯在草廬一
見昭烈遂定取荊益之計蓋侯之心欲昭烈以興復
漢室為己任以興復漢室為己任則天下諸侯內懷
他嗇者吾固得以正名而討之矣時昭烈未有駐足
之地也歷觀諸國劉氏不能守荊益是誠天所資也
若昭烈以荊益無志討賊坐務自大正其罪而伐之
則人誰敢不服然昭烈之為人徇於小不忍而妨大

計故劉琮降操荊益可取而不取是侯之策昭烈猶
有未能盡從者也及狼狽而遁雖藉吳之力敗操亦
壁然終迫於吳乃始入蜀以譎計取之予知侯於此
時蓋亦有黽勉不得已焉者非草廬所以告昭烈之
本意也嗟乎五伯以來功利之說盈天下大義榛塞
幸而有若侯者堅守其正不以一時利鈍易不共戴
天之心度其可以言正道者故予推明其本心證以
平生大節而削史之說有近於伯術者區區妄意扶
正息邪而不自知其過也然侯之於學為未足者柰
何知有未至也知有未至則心為未盡未能盡其心

則於天下之事物有所不能徧該而一以貫之也故
昭烈譎取劉璋於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之道終為有
媿侯當此時處之亦有未盡焉若夫開國建后大事
也而奉冊所立者乃亡國之宗婦以日易月後世之
大失也而昭烈之喪冢宰所贊者乃固諺之禮茲可
見其學之未至歟然則當斷之曰若侯者躋正大而
學未至者也故備列於此以與朋友共講焉

忠武錄卷第二

